

碧水

### 胡耀邦同志看他作画

己亥仲夏的一天，笔者去天一阁书画院观看“桥南余韵”画展。在凌先生生平介绍前，有一张凌近仁先生与胡耀邦同志的合影。关于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，据说有两个版本。一说胡耀邦同志来宁波视察，途经灵桥，看到桥对面“宁波交电商店”的金字招牌，便问随行记者，这是谁的手笔？这一问，引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佳话。一说胡耀邦同志十分亲民，视察天一阁时，率性走进东园的书画小屋，饶有兴致地观看凌近仁作画，留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影像。据画展前言所标注，照片拍摄日期为1981年4月23日。

到底哪个传说为真呢？凌先生学生张世雄介绍，应是交电商店招牌一说。

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胡耀邦同志当时微笑着站在画桌旁，看凌先生作画。凌先生先是先画了一株顶天立地的竹子，后又画了几棵笋。张世雄根据先生的讲述，还原了当年的场景：“当胡耀邦与先生晤面寒暄时，见先生美髯飘胸，童颜鹤发，笑问：‘先生高寿？’先生答曰：‘七十多了。’胡耀邦笑道：‘向百岁进军嘛。’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。”张世雄讲述这段佳话时，模仿着凌先生当年的语气与表情。“后来，先生增添了一枚‘百岁进军’的闲章，作为纪念。”

### “以后你可常来我家”

张世雄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位毛头小伙子。张世雄与凌近仁同乡，也是慈城人。当年，他手捧的那本《征文画集》，是宁波地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三十周年画集，汇集了当时活跃于宁波文艺界的书画摄影优秀人才作品。张世雄根据其中一幅《劲松图》，临摹多日，来到凌先生家求教。“我递上画稿时，心扑通扑通直跳。不料，凌先生打开图画一看，笑眯眯地说：‘你的画比我还画得好，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我家。’就这样，没有任何仪式，张世雄和众多喜欢画画的青年学子一样，成了凌近仁的学生。

一次，凌先生出题要张世雄画一幅“我从没画过的东西”。这可把张世雄难住了。冥思苦想几天，一日张世雄路过小菜场，看见一老婆婆正在卖甘蔗，回家就用浓淡水墨画了几株甘蔗，交给凌先生批改。凌先生看弟子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创作题材，非常高兴，当即给予了很高评价。

张世雄画竹子，可以说从零开始。凌先生除了传授笔墨技法，还讲了不少关于竹的典故，比如苏东坡颂竹的诗句，郑板桥的竹子画。当讲到当时闻名全国的画竹高手时，凌先生动员张世雄给浙江美院的卢坤峰教授写信求教。张世雄果真按照先生的指点，写信并寄上了自己的画稿。“卢教授不久回信，一面鼓励我，一面指出我画中的不足，他建议我还是就近寻师。我想卢教授可能知道慈城有凌近仁先生吧。”

为了拓展弟子的眼界，凌先生还带张世雄去了收藏家叶敏官先生家。在叶家，张世雄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任伯年、吴昌硕、蒲华、姜宸英、赵之谦、程璋、胡公寿等一批著名书画家的真迹。“凌先生独特的教育方式让我终身受益。”

张世雄珍藏着两枚甬上篆刻家王永嘉先生篆刻的印章，一枚为“世雄学画”，一枚为“张印”与“世雄”的两头印。张世雄清晰地记得，1975年的一天，王永嘉先生来访，那天他正巧在凌先生画室，凌先生就开口替弟子求章。王先生一口答应。而后，凌先生叫张世雄去慈城印刷厂，说那儿有旧印石出售。张世雄买了两枚交给王先生，不久就拥有了心爱之物。

新世纪伊始，张世雄跨行从事书画拍卖。如今业已退休的他，感念凌先生的悉心栽培，去年写下数万字的追忆文章，并协同好友收集、整理凌先生的书画作品，自费出版了本文开头所提的《凌近仁书画作品集》。

46年前，一位毛头小伙子手捧一本《征文画集》，走进慈城荷花池头的凌宅大院，叩开了拜师学画的艺术之门；46年后，这位毛头小伙子已经年过花甲，他拎着一袋《凌近仁先生书画作品集》，走进马衙漕畔的天一阁书画院，向公众展示恩师凌近仁其人其艺。

凌近仁（1909年-1995年），原名祖瑞，字近仁，晚号桥南老人，宁波慈城人。今年6月25日至7月25日，天一阁博物馆策划举办了为期一月的“桥南余韵——纪念凌近仁诞辰110周年书画作品展”。

近期，笔者走访了“毛头小伙子”等数位凌近仁先生的学生，挖掘出凌先生留给宁波美术史的趣闻轶事。



1981年，胡耀邦同志视察天一阁，观看凌近仁先生作画。（王静 翻拍）



凌近仁为慈城第一小学学生讲授书法。（1981年前后，张世雄供图）



凌近仁（左一）与启蒙老师吴炳藻（前排坐者）合影。（1932年，张世雄供图）



## 桥南余韵

### ——凌近仁先生遗事

### “我不过是给你补了一下白”

画家任静光家的客厅里，悬挂着一幅名为《万山红遍》的国画，任静光对此画情有独钟，因为它是35年前自己与凌近仁先生的合作之作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，任静光因工作关系陪同凌先生为慈城镇招待所作画。见到心目中的大家，任静光自然不肯放弃请教的机会，他拿出自己新近创作的一幅《钱江潮》，请凌先生指点。这一幕被前来探望凌先生的一位华姓老干部看到了。老华时任镇政府秘书，在小镇颇有望重。华秘书一看《钱江潮》，便鼓励小任与凌先生合作一幅画。任静光顿时惶恐不安，自己哪敢与大师合作呢。华秘书执意鼓动：“小任，没有比合作画画更好的学习机会了！”凌先生一听，爽快地说：“静光，我们就按华秘书说的办，今天合作一幅。”接着又开起了玩笑：“华秘书是大领导，又是老干部，我们岂敢不贯彻执行？”

35年过去啦，任静光指着客厅墙上的《万山红遍》告诉笔者：“当时我放开胆子勾画了中间的这座大山和左上方的远景小山。那道大瀑布及右上方虚淡的山梁，从上而泻的飞瀑，皆出自凌先生手笔。”“画毕，我请凌老题字，他问：‘题什么好呢？’我说：‘题万山红遍好吗？’‘好，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过去李可染画过一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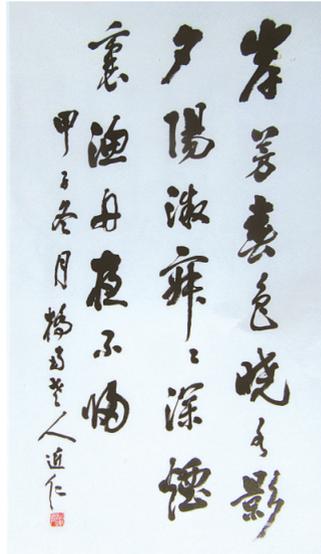
万山红遍，今天我俩也画万山红遍。’边说边写起落款：任静光作，桥南老人凌近仁题。我见了惭愧地说：‘凌老，怎么能把您画的也算作我的呢？’凌先生爽朗一笑：‘我只不过是给你补了一下白而已，别多虑。’现在回想起这些，觉得凌先生既豁达又睿智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随着凌近仁先生名气日隆，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。旅澳华人画家陈国飞，至今记得1975年元旦慕名前去拜访凌先生的情景。

那天，陈国飞与父亲从宁波骑自行车去慈城寻找凌近仁。当时父子俩不知道凌近仁的姓名和住址，就凭着“长胡须画家”这个关键词，在慈城新华书店打听到凌先生的住址。令陈家父子想不到的是，面对贸然前来学艺的陌生人，凌先生摆好笔墨纸砚，挥毫示范之外，还从案头选了几本画册与学习用具，作为见面礼送给初次相识的学生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凌先生除了指导绘画技巧，还向陈国飞传授了“做人要做得实在，画画却不能画得实在”等从艺之道。凌先生百年诞辰那年，陈国飞写下《其学为人师 其德为师范》一文追忆先生。

爱好书画的牛富国也于上世纪70年代间学于凌先生。那时，凌先生应曹厚德先生之邀，受聘于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。牛富国一有空就跑到位于柳汀街上的研究所四楼看凌先生挥毫泼墨。

有一天，凌先生叫我：‘小牛，依把沙泥晒一晒，筛一筛。’我问晒沙泥作啥？凌先生说要写大字。”凌先生告诉牛富国，过去他的先



凌近仁书画作品。（静光 供图）



生钱罕写大字时用米作辅助，但用米太浪费，不如改用沙泥。“凌先生先将白纸摊在地上，接着用洋铅碗舀出晒干筛过的沙泥，均匀地撒在白纸上，最后用碳金笔勾画出‘宁波第一百货商店’八个字的轮廓。”牛富国讲述着凌先生当年写招牌字的场景，特别强调这八个字的大小与最终挂在开明街口店面上的字一模一样。

### “凌近仁书画债台高筑……”

大凡去过凌先生家的人都能看到他的书桌上总堆着一叠厚厚宣纸，这是人们求字、求画时送来的。因为有太多的人求字求画，凌先生不得不书写一幅“凌近仁书画债台高筑……”告示，张贴在书房门外。然而，这一告示挡不住人们对凌先生书画的喜爱，登门者仍络绎不绝。告示管告示，凌先生书画还是照样送，无论熟悉的还是陌生的，不管来者地位高低，大多有求必应。一些邻居或朋友看凌先生拒收润笔费，只好带些油包、糖糕或糯米饺之类的甜点致谢，凌先生总是以下不为例相告。

张世雄介绍，上世纪80年代凌先生受聘于天一阁。来天一阁游览的外宾，尤其是日本游客十分喜欢凌先生的字画。天一阁书画社把凌先生应得的润笔费给他，凌先生不收，只说了句：你们去用了吧。“凌先生淡泊名利，吃饭随便，常将大米与蔬菜放在

一只钢精锅里，点燃“五更鸡”一烧。我看凌先生吃得素净，礼拜天就到河里抓些河虾送去。凌先生不肯收。我说，自己抓来的河虾，还可写生呢，这才没退回来。”

笔者观看《桥南余韵》书画展时，听到身边一位上年纪的男子用宁波话自言自语：“以前只晓得宁波交电商店招牌是凌近仁写的，想不到凌先生还是介大书画家。”想必，老宁波一定知道状元楼、一言堂、华侨饭店等店堂的招牌字均出自凌先生之手，此外他在天一阁、保国寺、天童寺、阿育王寺、雪窦寺、五磊寺、朱贵祠等甬城名胜古迹亦留下了珍贵墨宝。这些遗迹就是桥南余韵，将长存于民间。

### 慈湖“师古亭”横匾逸闻

1956年，凌先生创作的《岁朝图》，参送浙江省首届国画展获优秀奖，同时获奖的还有宁波籍画家潘天寿的《一溪花放暮春天》。13年后，凌先生为省防空指挥部创作的巨幅山水画——《旭日东升》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并入选《中国国画集》。

宁波市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李羨唐于1964年问学于凌先生。“凌先生可以说是我书画道路上的第一位老师。记得当时是由在慈城教书的小叔乘火车陪我去的，没有举行拜师仪式，因为那时候不作兴这个。凌老先生为人谦逊，以为我学过西画，就说自己有的地方应该向西画吸收营养。”“凌老先生还说：‘齐白石画虾，我也学画虾，我画的与其不太像，特别是眼睛，我画的短而大。这是我从实际观察中得来的。画画要根据自己对事物的认识，用笔墨来概括。’”

一次李羨唐和凌先生一起去慈湖观光，听凌先生说起慈湖那块著名的“师古亭”横匾的来历。

“凌先生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钱罕先生。当我提到宁波的几位书家时，他曾自豪地说：‘我的先生钱罕是清代最后一位被正式命名过的书法家……’据凌老说，他的老师钱罕先生比较看重自己的艺术劳动成果，而公益题匾大多没有润笔费，于是‘师古亭’这块匾就让他女儿代书并具了他的名。凌先生晓得这块横匾不是钱罕先生所写，出于对自己先师的尊重与爱护，改革开放后，他建议有关部门将这块横匾换了下來。”

### 悠闲宁静一如其人

1978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、著名画家邵宇来浙东写生，有关部门邀请凌近仁等甬上书画家在华侨饭店举行笔墨雅集。其间，邵宇提议凌先生收集一下自己的作品，由中国美协为他集结出版，邵宇负责筹措出版资金。“一般人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肯定赶紧整理作品了，但凌先生一向淡泊名利，出版一事最后不了了之。”张世雄说。凌先生担任宁波市第一届美术工作者协会（即美术家协会前身）主席期间，天一阁曾打算给他举办个人书画作品展，凌先生婉言谢绝了。所幸的是，天一阁当年的心愿终于在凌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得以实现。

2005年8月，宁波出版的《四明书画家传》，对凌先生书画艺术作如下评价：“书法正草隶篆皆能，尤以行草见长，笔力遒劲，苍秀清逸，气韵生动。画善山水、花卉，尤喜画梅兰竹菊及荷花，笔墨饱满，浑厚滋润，不受传统拘束，新颖富有变化，偶作神像，亦有高致。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出展、发表，或为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名胜地收藏、镌刻。”

2009年4月，慈城镇和宁波电力局共同出版了《凌近仁书画集》。同年7月，慈城镇政府、宁波市美术家协会等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了《凌近仁百年诞辰书画作品集》与座谈会。浙东书画界人士，同邑著名书法家沈元魁先生曾这样评价：“凌老的书法既沉着痛快，又阴柔妍妙。因此，他的书法给人以悠闲宁静的感受，有时看如乱石砌墙，却和而不同。其行书取法于王羲之、怀素、李邕、米芾诸帖，连笔结体，更见跌宕奔放、苍劲多姿。先生的画，山水、花卉、翎毛、树石、走兽、鱼虾、昆虫、神佛等无不精。因为由书入画，其长处以线条为主、块面为副的风格，使他的画富含崇高意境。先生擅长用墨，如画山水，往往用拖泥带水法，霎时成形，即见山水错落，呈现云蒸霞蔚的景象。虽不设色，反显出静丽明快。”